



数字报网址: http://www.lsrbs.net

责任编辑:熊先军 编辑:王君华
版式设计:李英勇

起飞时刻

——乐山机场首次验证试飞有感
(外二首)

■ 徐澄泉

一个梦要盘旋多少年
才叫圆满? 如日月高悬
日月的羽翼之下,不只是云海
还有云中君的车辇掠过
一座古城的上空
鲲鹏展翅。它的航线是银色的丝带
系着大地深处的名字——
乐山,那个握着线轴的人

从岷江的掌心腾空
伴着青衣江、大渡河的涛声
峨眉山的梵音,把大佛脚下的船工号子
升至万米之上
此刻,机舱微颤。如心跳
那个放风筝的人,守望在原处
只为等待远飞的鸟
带回一片天空来

重上莲花山

高处那棵枇杷树,坚守去年的海拔
山风依旧,云朵换了新衣
你递给我的阳光,比去年烫手
十万颗小太阳,离我更近
枇杷女数着日子,把笑容晒得金黄
不知是谁种下的,期许满山
终究没有辜负这片土地
庙岗村的梨子,还在等雨滋润
慢吞吞的五月,像大渡河的水
洗亮了日月,也洗白了谁的头发
远处山坡上,新楼突兀站起
像几个听不懂方言的异乡客
只有马铃薯兄弟,憨厚如初
见了我,还是那句:“嘿,老伙计”
莲花山望着峨眉山
它们不说话
我也沉默

在桐花村吃农家饭

炖萝卜,炒青菜,甑子饭
老腊肉,跑山鸡,桐花醉
一桌没被污染的热情
从官料河盘旋而上
香气萦绕莲花山

老童一家原生态的笑容
比香气还远两百里
一直香到乐山城

井研二章

■ 黄华春

桃花坞

桃花坞在哪? 在纯复。
纯复在哪? 在井研。

刚刚卸去甜蜜负担的一棵棵桃树,正围绕着
群英水库,唱着欢歌。
看不到桃花的情影,但能闻到桃花的芬芳。
它们沉淀在200万立方米的水库里,山风一
吹,就弥漫开来。
它们窝藏在一幅幅手工剪纸和农民画里,阳
光一照,就飘散出来。
它们潜伏在一盘盘农家菜里,酒杯一碰,就
溢了出来。
桃花坞,一个唐诗里提炼出来的名字,一个
像花儿一样红红火火的地方。

千佛古镇

千佛寺里有没有一千尊佛,我没有数清楚。
佛身经历了多少风雨和沧桑,我也没有数清
楚。
从宋家坡和双河口携手而来的茫溪河,蜷伏
在小镇脚边多少年,我也没有数清楚。
连接登瀛桥和千佛寺的石梯,磨去了多少旧
时光,渡过了多少人,我还是没有数清楚。
临水而居的雷畅故居,有多少九子十翰林
的故事,飘出了多少缕书香,我依然没有数清
楚。
两株扎根山崖的老榕树,有多少年轮,治愈
了多少人的寂寞,也没有数清楚。
千佛酒业窖藏了多少醇香,醉过多少文人墨
客,我们一群人也没有数清楚。
从祖国各地赶来的燕子,有多少只,筑了多
少个巢穴,也没有数清楚……

■ 纪元旭

庙岗梨香

这里的风,带着不染尘埃的草木果香;这里的梨,凝聚山间云雾雨露
的纯粹甘甜;这里的人,怀揣赤诚热忱,以汗水耕耘山野,以欢歌迎接来
客。立于梨园之中,被山、风、梨与人层层包裹,满心沉醉,配上一壶彝家
佳酿,便能心甘情愿坠入这片山野温柔,长醉不愿醒。

风掠过小凉山褶皱的山梁,从宣坪
庙岗村漫山梨园一路扑进行人怀中。
不用踏入果林,仅凭一缕浮动的果香,
便足以勾动心底奔赴山野的渴望。莲
花山下两百亩翠冠梨层层铺展,在海拔
千米的山谷间描成无边绿海,漫山果树
间垂挂的黄色防虫护袋,散落于浓绿枝
叶之间,像揉碎的星辰落满山林,这是
独属于峨边彝乡盛夏最动人的风物写
意。

村落依偎莲花山而建,房前屋后矗
立着百余株二十多米高的老核桃树,遒
劲枝桠向四方舒展,层层碧叶遮蔽半片
屋宇。枝头上挂满密密匝匝的黑桃,青
褐果球一簇簇坠弯细枝,沉甸甸藏在浓
荫深处,梨树清浅果香与核桃醇厚草木
气相融,酿成独有的山间气息。站在村
口抬眼,一侧是铺至山巅的翠冠梨林
海,一侧是农家宅院老树垂果,一山一
舍,勾勒出彝乡安宁鲜活的田园模样。

踏入庙岗村的那一刻,才懂何为得
天独厚的高山果园。小凉山层叠群山
环抱村落,隔绝了城市喧嚣与尾气粉
尘,常年优良的空气,澄澈通透得不含
一丝杂尘。山间昼夜温差悬殊,山泉活
水顺着山涧沟渠滋养整片梨园,远离工
业污染的山地土壤松软肥沃,给翠冠梨
的生长铺就了绝佳温床。果农全程采
用生态管护模式,任由果实吸纳山间云
雾雨露,缓慢沉淀糖分与果香。得天独
厚的自然禀赋,让这里的翠冠梨褪去市
面上普通果品的寡淡,孕育出独一份的
清润甘腴。

盛夏恰逢梨园丰收时节,整片莲花
山都浸在热闹的烟火气息里。头戴草
编宽檐草帽的汉子穿行枝桠之间,手掌
轻托枝头圆润的青梨,眼底藏着耕耘一

整年的温柔。草帽檐滴落滚烫汗水,
坠进树下松软泥土,浇灌着这片承载全
村希望的绿林。数十年深耕山野,他们
摸清莲花山的日照、雨水与土质,春日
修枝、初夏套袋、盛夏采摘,一步一
步以农人最朴素的坚守,把荒坡野岭改
造成硕果累累的梨园。阳光把他们的脊
背晒成古铜色,脚下每一寸泥土,都印
着日复一日劳作的脚印,山间洁净清风
掠过,裹着梨的香,呼吸之间,只觉五脏
六腑都被山野涤荡干净。

梨园深处,彩衣翩跹的彝族女子是
山间最美的点缀。世代扎根小凉山的
彝家儿女,将勤劳刻进骨血。红黑相间
的百褶裙铺展在绿叶之间,五彩刺绣衬
着满树青梨,撞出浓烈鲜活的山野色彩。
她们背着竹编大背篓穿梭果树间,指尖
轻巧摘下成熟翠冠梨,相互传递果实之
时,爽朗笑声如山间银铃,穿透层层枝
叶,飘向远处连绵山坳。清脆笑语惊
扰林间栖居的山雀与夏蝉,飞鸟振翅、
蝉鸣起伏,似是心生艳羡,与人间欢笑
声交织成独属于彝乡丰收的山野乐章。

摘下一枚挂着山雾气息的翠冠梨,
不用削皮,凑近果皮轻嗅,浓郁清甜果
香抢先萦绕鼻尖,瞬间凝固了嗅觉感
知。削去薄嫩果皮,雪白如玉的果肉毫
无氧化发黄之态,这是高山翠冠梨独有
的特质。轻轻咬下一口,丰盈汁水骤然
奔涌外泄,满口清甜肆意流淌,说不清
是梨果积攒一夏的汁水野蛮喷射,还是
舌尖不自觉漾开的口水两相迎合。果
肉细腻嫩滑,入口便缓缓化开,没有丝
毫粗硬果渣,清甜不腻、润而不齁,清
润梨香顺着喉间淌入心底,消解盛夏所
有燥热。山间清风、云雾山泉、昼夜
温差,尽数凝在这一枚梨中,一口下肚,
满口



壮美草原。

王正 摄

半生归境

■ 张杰

读完中国首部山岳传《龙泉山传》,“北起绵阳安州,南至乐山五通桥”
的300公里山脉,将我半生散落的时光串成了线。

初识龙泉山,是在乐山读书的时
候。学校临江而建,江对面是龙泉山南
麓的凌云山。地理老师的一堂课为我
揭开它的面纱:“凌云山坐落于龙泉山
脉南麓,别看它与峨眉山离得近,实则
分属不同山脉……”我在笔记本上画
下一道山脊线,旁批“凌云山属于龙泉
山脉”,当时只当是枯燥的知识点,未料
这道山脊线条竟成了我半生的生活迹
迹。

读书期间,我常去凌云山转悠。山
里有处名为龙湫的地方,因唐代岑参
“回风飏虎穴,片雨当龙湫”的诗句得
名。传言龙湫之水为龙宫灵泉,在此放
生可消灾祛病。清代嘉定知府史致康
在岩壁镌刻下三米长的草书“龙”字,
一笔而就,与湫中甘泉相映成趣,“龙+
泉”的意象在此交融,生出无限美好
意境。老家的龙泉村、成都的龙泉驿
、四川的龙泉山、浙江的龙泉市……
“龙泉”二字,渐渐成了我对美好生活
向往的注脚。登凌云山,自然少不了
拜谒世界之最的乐山大佛。一次登顶
俯瞰时,大佛的脚掌上站满了游客,他
们虔诚膜拜,把心事与心愿说给大佛
听。

后来,我迁徙至成都龙泉驿,本以
为是逃离过往的新生,却在踏入这座城
的那一刻,撞上了命运的回响——兜兜
转转,又回到了龙泉山的怀抱。更令人
惊喜的是,这里也有一尊大佛——大佛
村的丈六弥勒大佛。它比乐山大佛开
凿更早,与全国重点文物北周文王碑
共同构筑千年文化坐标。这尊坐佛仅
4.24米高,小巧玲珑,与乐山大佛遥相

呼应,一南一北,一镇水一护路,守护
着山脉间的万众生灵。

抚摸着石碑上斑驳的文字,1000
余字的碑文刻满北周文王的伟业和历
史岁月的更迭,可当我准备提笔记录这
份震撼时,却突然失语。指尖悬在键盘
良久,熟悉的词汇、熟练的句式尽数失
灵,只觉石碑与大佛都在质问我:“你
写的是山,还是你自己的执念?”我来到
北周文王碑前,守碑人肖大爷的一句话
点醒了我:山就在这儿,碑就在这儿,佛
就在这儿,它们本身就是一部书。山为
纸,树为笔,水为墨,得慢慢品,也得慢
慢写。别急着堆砌华丽辞藻,真,才是
最好的表达!

肖大爷的话如同一记重锤,让我猛
然醒悟。此后,我开始学着放慢脚步,
书写龙泉山的浪漫,也记录落花碾作桃
泥的回归;描绘洛带古镇客家文化的厚
重,也诉说时代变迁中传统文化的挣
扎;记述汽车城从单一制造到多元共兴
的迭代,也洞悉发展背后对自然的敬畏
……所有的书写,都以“真”为标尺。

走读龙泉山、品味龙泉山,我渐渐
读懂乐山与龙泉驿的因缘,从来不止地
理上的一脉相承:乐山是水码头,以江
水为媒,聚物流、汇人文,藏着“顺势
而为”的智慧;龙泉驿是古驿站,以道
路为纽带,通四方、传文明,透着“逆
势生长”的韧劲。一“水”一“路”,
一“顺”一“逆”,皆是龙泉山的本色;
一“佛”一“碑”,一“柔”一“刚”,
皆是岁月的心声。

翻开《龙泉山传》,再读“从海盆到

老霄顶： 万景在前、高标一格

■ 东岩山人

嘉州怀古·老霄顶

高标一柱瞰嘉州,万景来归天际收。
道宫阅世余残础,楼台流芳伴径幽。
范陆风流终古在,楠柱擎天孔礼修。
如今诗题满山间,和唱三江万古流。

在乐山老城区,有一座山,不高,却俯瞰
城市烟火数千年,它便是老霄顶。

“府之主山,岿然高耸”

老霄顶,古称高标山,取高标独立之意。
宋代地理总志《舆地纪胜》这样记载:
“府之主山,岿然高耸,万景在前,烟朝
月夕,其景尽收。”昔日,登顶老霄顶
远眺,天地为之一宽:西望峨眉,三峰
如黛,缥缈于云海之间;东眺凌云,九
顶并峙,巍然于大江之上。脚下,大渡
河的汹涌、青衣江的清幽、岷江的浩
荡,三江在此汇聚,卷起千堆雪,又滚滚
东去。

少年时代的郭沫若曾站在这里,惊叹
这座城市“就像一个楔子一样,楔在两条
河的中间”。

千年宫观,数度兴废

老霄顶的人文脉络,可追溯至一千四
百年前的北周。那时,山顶便建起了弘
明观,钟鼓之声开启了这片土地的“仙
道之缘”。隋代增建飞天神王殿,唐代
改名为开元观,北宋宣和年间改称万寿
宫,又名神霄玉清宫。民间取其“古老
”之“老”,神霄宫之“霄”,山巅之
“顶”,便有了老霄顶这个亲切而响亮
的名字。

北宋宣和年间,嘉州太守吕由诚在万
寿宫旁修建了万景楼,以弥补宫观日渐
颓败的遗憾。谁知这一建,便建出了一
座“西南第一楼”。

历经元明战火,老霄顶古建筑群多次
毁于兵燹,又多次在废墟上重生。如今
我们看到的万寿观,是明代重建后留下
的遗构,也是乐山城内少有的明代建筑
。那粗硕的梁柱、精美的覆钵式柱础,
以及五十多朵雕刻繁复的斗拱,无不
在诉说着那个时代的匠心与气度。紧
邻其侧的万景楼,则是清嘉庆年间重建
,黄绿相间的琉璃瓦,在阳光下依然
闪烁着温润的光泽。

文人唱和,千古留芳

南宋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一位
气度不凡的官员登上了万景楼。他极目
四望,但见江山如画,烟霞变幻,不禁
脱口而出:“西南第一楼也!”此人便是
时任四川制置使的诗人范成大。这五个
字,从此便成了万景楼最耀眼的“勋章”
。

范成大一生酷爱旅行,晚年更将自己的
游历写成了著名的《吴船录》。从成都
一路船行至临安,沿途山川风物,无不
记录在案。而途经嘉州登临老霄顶的
那一日,想必是他旅途中的难忘时刻。
据说他在万景楼上盘桓良久,酒过三巡
,兴致勃发,命人取来笔墨,大书“西
南第一楼”五字。有人问他何以如此不
吝赞美,他指着远处的峨眉,脚下的三
江,笑道:“此楼此景,难道当不起这五
个字么?”

比范成大稍早几年,另一位大诗人陆游
也曾在此地留下足迹。乾道八年(公
元1172年),陆游在嘉州任职,重阳
佳节,他与友人在万景楼设宴饮酒,写
下了《重九会饮万景楼》的名篇。陆
游这人,一生都带着一股子豪侠气,爱
猫、爱酒、爱剑、爱梅花。那日重阳,
他大概又喝得半醉,倚着栏杆看山看
水,满眼皆是报国的豪情与人生的感慨
。他在诗中写道:“登高聊答此佳时”,
看似云淡风轻,实则胸中波涛万千。

后人为了纪念陆游,在山腰修建了一座
“放翁亭”。亭子造型别致,七重飞檐
、十二翘角,每一根柱子都刻着岁月的
纹理。亭名为郭沫若书法集字,仿佛
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一位是南
宋的爱国诗人,一位是现代的文坛巨匠
,他们在老霄顶的松树树影中,隔空
“握了握手”。

诗刻长廊,步步“生香”

如今,从山脚拾级而上,沿途的木牌上
镌刻着历代名家的诗词,形成了一条诗
词长廊。李白的“峨眉山月半轮秋”,
岑参的“山色有无中,闻声知有人”,
薛涛的“峨眉山下水如油”……一字
一句,仿佛镌刻在每一个登临者的心
中。每一步攀登,都变成了一次与古人
神交的旅程;每一次驻足,都能感受到
千年前那一声吟哦的温度。

时光流转,世事沧桑。如今的老霄顶,
经过修缮,重现古建筑群的庄严风貌。
当金秋来临,万寿观前的银杏树洒落一
地金黄,与琉璃瓦相映成趣;清晨或黄
昏,总有三两两的市民,沿着青石台阶
拾级而上。他们在放翁亭中小憩,在万
景楼前凭栏,在诗阁旁驻足。他们或许
不是为了怀古,但这份日常的陪伴,本
身就是一种最深沉的文化传承。

行走笔记

人生况味

嘉定趣谈